楚詞釋

楚詞釋一

王闓運注

離騷經

王逸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澤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

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
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
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
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
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依章句所言則離騷經猶消搖游以三字爲名史公
不容翦去經字而云作離騷也屈子此作託於詩之
一義故自題爲經言此離騷乃經義百代所不變也
離別也騷動也父子離別騷動不甯天之經也初懷
王疏原後見困於秦復用原計爲黃棘之會秦楚通
和太子出質已怨原矣及秦僞歸太子以要懷王楚
復合齊太子又質焉懷王留秦不得歸而大臣欲立
他子昭睢不從乃迎橫立之是爲頃襄時原年四十
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原圖事原乃
結齊款秦薦列衆賢誣毀用事者衆皆患之乃譖以
爲本欲廢王又以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
前怒因欲遠之而無以爲名因是誣其貪縱專恣放
之江南而反以忘讎和秦爲其罪原因託其所薦達
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趨時易節附和阿俗國事大變
原忠憤悲鬱無所訴語故行吟澤皋作爲此篇不敢

斥王之不孝乃致切怨於子蘭懷王既欵新王定立
以郎位恩澤釋原自使原復還國而子蘭得見此詞
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讒以欵秦誤國後徙之於沅徙
十六年而楚亾郢乃悉舒其憤而作九章焉凡楚詞
三十五篇皆作於懷王客秦之後初無怨己不
用之事要必先明離騷經反復之文然後知之

帝高陽之苗裔兮將言己爲宗臣而不敢顯言故託於祖所自出下以高辛喻頊襄先言己祖高陽明與君兄弟也必明親者同懷王休戚

朕皇考曰伯庸皇考大夫祖廟之名郎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體國之義也若以皇考爲父屬詞之例不得稱父字且於文無施也攝

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孟孟春建寅之月也陬爲正月三正所同言孟陬知楚行夏時也復顯三寅者將言己性與人異託言己生與人異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皇天也謂父也度謂立身之悉也蓋原以平旦生與三寅爲祥異故名曰平及冠賓字之更從平義取廣平曰原而字之曰原至是原以

樹黨偏異見譏將言己守正奉法行善無私因假以己名字見意言天鑒度我初生立身之法度所行無愧於名字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修治也扈讀若扈從之扈江離蘼芎藥也離離也芷止也蘭闌也皆辟惡香草言去邪穢自絜清也與於通用字於猶而也辟擗也猶析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汨疾也不及送喪之兒懷王客秦旦朝夕不忘欲返故若不及而常恐老从朝

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搴攬皆取也阰阰也山陂相連處也木蘭辛夷花如菡萏故曰蘭蘭蓮古字通用宿莽因陳詩所謂莪也朝夕言汲汲也恐己从而志不遂故朝夕進賢不遺幽遠明非故用新進以間親舊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淹久留也春秋代序言新君代故君也忽然不留無念故王者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草木喻羣臣也草喻新進者木喻在位者零落無賢材也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

不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撫猶依也壯盛也原怨用事者與之異趣因亦
自尤言己不知依撫盛勢而乃以爲穢濁而棄之此往
昔之所以見讒今何不自改乎由初度正則靈均不可
改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馬能勞驥尤以騏爲徇故曰騏驥所薦賢出使四方者也思美人
日勒騏驥而叓駕來吾道夫先路新進賢材覩原轉移其來也吾將道之故不可自穢昔
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襍申椒與菌桂兮豈維
紉乎蕙茝三后三代繼體之君自夏傳子而有世族將明親賢襍用之意故言純者亦有雜時雜乃
所以成純也椒桂木類以喻世臣時楚用事者疑原引
新進以傾己故自明其志亦以勸曉令尹上官消其嫉
妒也蕙順也茝廣也言新進賢人不宜見忌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頃襄受父命如受禪而立光明正大無所嫌疑如循大道駁當時言懷王歸不利之說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

以險隘昌披自恣之意捷徑急於自達反窘難不能行加今黨人偷奉新君名不正言不順故幽昧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皇懷王也出故言輿已敗績矣復恐者黨人欲陷懷王乃以絶秦力戰爲名誣原畏扐故恐其敗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前王周文王也武跡也奔走先後文王所恃以合與國滅昆夷原欲合從擯秦以及其踵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荃芥孫齊疾也中情欲反王以成新君之功業反落前怨疾怒以爲廢己也芥爲膾主故以喻君以荃喻嗣王也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已欲反王乃被誣怨讐故指天正之也靈修善治言欲成嗣王之孝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成言頃襄約原反王之謀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羌中道而回畔言之詳矣難憚也

余既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襍杜衡

與芳芷畹三十畝畦五十畝杜衡土衡似葵而香留夷所未聞也四艸成畝以襍衡芷言賢才既盛行止皆有備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刈斷也俟秦可伐之時乃決用兵言非主款秦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刈則萎絕而材得所用故不傷之而但哀其不用以蕪於穢耳傷人材坐見摧殘不得戰奴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言眾雖疾原不宜疾原所進以己求索未足乃謂眾賢于原必原貪婪滿足乃肯薦之因生嫉心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既被眾妒唯當急結主知而眾既競進己又逐騖誠乖本心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原時秊四十六早有盛名若己老也隨眾改節則敗其修能之名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木蘭原所薦達秋菊原自喻也九歌曰春蘭秋菊長無絕兮墜落言放棄也所薦朝得罪原亦夕放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假聲轉通用設詞以明意也姱嫭美也練靈也善也言己與君以美善相約

長顑頷亦何傷言君苟修姱己得罪無傷也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茝蕙原所薦未退者也改申椒言木根者詞不欲太顯耳薜荔胡繩皆蔓生依緣而後起茝蕙不須貫索而亦擥矯堅木以結紉之言託所薦於大臣使相連絡攀附謀國之苦心也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服事也薦賢於位亦知其不以為事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周合也彭老彭咸巫咸殷臣傳道德者蓋先居夔巫芈熊受其道居其地彭在酉秀之間巫山在夔皆楚舊都故原屢稱焉東方朔七諫曰棄彭咸之娛樂舊乃傳彭咸水死又以為一人非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險也人性多險反覆不

可測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姱謂頃襄以謀反懷王爲美名也上所謂信姱九章曰覽余以其修姱皆謂王之美也言王羈縻已僞與謀反懷王也回風曰心鞿羈而不開謇朝誶而夕替言一語不合則廢太公不用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蕙茝即前所結於木桂者也衆方譖其樹黨乃又諷其所善於執政以賓讒口非但見放殆必見誅故自明其不悔怨靈修之浩蕩兮言己雖不悔而頃襄先僞誘以陷之死故切致其怨以感之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婬善猶多也王雖負約亦由譖之者多故又傷謠諑也己好薦賢有類於不貞焉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余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傺際也會合之

處梏誦曰僨偭而干傺衆諸已成惟有改行與合乃可以免欲爲其態而自歎其窮亦不怨人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攘取詬病也已欲屈抑以從俗忍衆人之所尤則將取病前修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死直自直而死也不忍尤則伏清白以取死而已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人臣誓死而無益於國非相道也既欲伏死又自悔其不察于是又謀退隱也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身既放退又託國事於子蘭子椒故下專咎二人而子蘭聞之大怒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夫容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夫容原放江潭所與游之賢士也方以薦士獲

葯而復不能斂藏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襍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澤殬也言己與羣小襍居幸能自潔淯于髡曰微聞薌澤
謂佩香與人氣相襍舊以澤爲玉潤非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四荒四境荒遠之地己既被放可任所適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忠臣被放民望愈隆增加語言益爲時所忌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
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體解得重罪者殊死之如
解牲體也一進一退其機愈危不獨蹈死且將菹醢已非不知知而不能自止忠貞之性九死不變也女
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嬃女有才智者易曰歸妹以嬃妾之長稱嬃薋以喩臣
之長上官令尹之屬陽與原爲同志者舊以爲屈之姊屈姊容大名嬃伦賤不宜見姊名也曰鮌婞
直以忘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鮌方命圮族忘身勤死當聖世而獨夭枉故當

引以自比惜誦曰行婞直而不豫鮌功用不就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
姱節有親也獨以好修親王之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眾皆邪佞導王爲惡故必分離忠賢使不任事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
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上予予屈原下予嬃自謂
也欲原無獨異而與世朋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原自傷取法前
聖歎懣見侮也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自郢南行溯沅入湘禪位
相代故思舜也帝系曰瞽叜生重華是爲帝舜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
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九辯九歌啟所得之樂章名也
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屈原宋玉襲其名以伭諷言頃襄以子代父位而娛縱如太康五子亦不顧難喻
子蘭等佚游忘國也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

鮮終兮羿有窮君後稱帝曰有窮后葢夏宗室子也封豐茸毛盛皃亂流猶亂離也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浞澆異姓之臣強圉喻主言伐秦者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桀紂拒諫亡國以喻君不用己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茂勉也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相觀猶周望也下又曰覽相觀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新君初立起用舊臣於此悔則立致貴也不量鑿而正枘兮鑿孔也固前修以菹醢

前修既見菹醢今阽危固當也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茹萌也有君而已不可任所薦賢又尚幼弱故哀之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陳詞啟九辨至可服之詞以必反懷王薦賢於頃襄也頃襄覽以修姱外示委任故自以為得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鷖總后飾車者喻昏齊女也
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巡方所至言請命於懷王
夕余至乎縣圃縣圃崑崙山上地西極所屆以喻謀秦也欲少留此
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靈瑣以喻懷王幽囚也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羲和掌日以喻謀國者崦嵫日所入喻懷王已亾位也迫急也懷王歸謀愈急則愈不成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
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扶桑皆在東方以喻齊也飲馬總轡言欲結齊為援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若木日入所拂木以喻秦也逍遙相羊有所待也懷
王在秦不可遠絕秦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望舒飛廉皆喻諸侯也欲合從擯秦故曰前驅後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鸞皇以喻結昏於齊也雷師告
余以未具雷師亦喻諸侯此益專謂齊王也有未具見者則雷師告之其行迅疾也言雖合從尤專侍齊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鳳長百鳥喻嗣王也飛騰言自奮發日夜言之故王厭也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屯庉也風與火為庉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雲霓蒙邪之人也以言大臣貪暴朋比引進蒙暗邪徑於君所紛總總其
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陸離麻錄文采之兒言頃襄信讒悤悤紛紛作離作合佞人辯詞顛倒沮敗己謀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
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吾令云者言己不知幾猶謀反王也帝懷王也關秦走關也閽

闔又在其西倚望者帝也幽蘭新進賢士也已知王望歸故謀令閶開出之而志不得遂故要結賢人少須時日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言蔽其反王之朝美妬其薦賢也吾將濟於白水兮白水自南陽至洵陽令謂之白河濟之從漢中入秦登閬風而緤馬登閬風喻入秦從王也緤馬喻不進已入秦愈無外援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北之無女言楚國執政無人當留輔政也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春宮太子所居喻頃襄也溘然游之言復歸仕之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下女頃襄用事者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宓妃齊女也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纕帶也許慎書謂之援臂如褶以為收衣裹之繩執事者所用也徒鼓磬謂之蹇徒鼓鐘謂之修修理行人也鐘磬樂之始終蹇修則未成音言齊昏不成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復言此者

欲明再破講也緯違繣劃也言君忽又與己乖離也遷遷君於善也言不悟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窮石洧盤皆在西極以喻秦也夕言懷王朝言頃襄也日入之地而朝往濯髮喻初政怠惰自卽於秦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保其美貪父位也信美無禮無父之君不可與立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商先后佚遺也言欲娶求楚宗室賢者立之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鴆毒藥潛殺人者廢立之謀甚祕故必令鴆而媒之鴆反告余不好之事論不合也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鳩喻后妃雄鳩夫人預政者葢鄭袖也亦不欲立頃襄故鳴且逝而佻巧可惡尤不可與合謀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外臣結謀自託於宗室子義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

我鳳頭襄皇其臣也詒紿也欺也先我先誅我也高辛以言楚君也己方被譖又謀廢立事雖成君將先誅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楚君不可事故欲遠集身方見疑又無所止也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未家楚後王賢明能中興者也欲留身待之以薦進賢才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直道不容故又恐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極言事君之難也寤遻也遌也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楚終不可留故不能復忍

索藑茅以筳篿兮藑茅萹菟雀弁一物也蓋即茹藘以染帢名韎以染弁名菀藑亦赤也赤茅通靈故又名茅蒐蒐文从鬼草染祭服亦用之索之者其以蓍與筳維絲管篿筳迺用字刋竹也今卜者以竹籤書吉凶繇詞搖得以判竹撒地視其俯仰其筳篿與或者筳篿當作筵蒲索繩也織藑茅為筳薄藉地以禮神也

命靈氛為余占之氛望氣者

靈巫也將適他國故謀於望氣者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孰誰也猶問也訪問信修者則往慕事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不可斥言有君故曰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女汝也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民好惡其不同兮唯此黨人其獨異民之好惡不同惟黨人好邪惡正其情如一獨異於常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草木喻衆賢珵美自謂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咸楚先師仍欲留楚故要之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

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不太公則羣神佑之故降迎告吉也九疑喻懷王也曰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勉其求賢待用也摯薦臣咎繇設九科以喻大臣有進賢之職者原自謂也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禹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極言用賢無方以明己無私黨及年歲之未晏兮言己方壯強也時亦猶其未央言國事尚未大壞也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當爲鶗鴂伯勞也五月鳴注盎以鵜鴂爲子規乃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甍國破則賢才無託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己恐黨人嫉妒黨人亦恐己嫉妒故摧折所薦使共疏遠原也時

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已既太公國所薦皆懼禍改行靡然成風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初託于蘭故責望之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夫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椒楚大夫子椒也榝似椒者亦大夫也皆佞于蘭以求容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中椒固宜充幃而干進則亦不芳也祗祗當爲祗厚也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椒蘭舊臣藒蘺新進從而變也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茲佩原自謂也委其美者蘭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沫猶汙也和調度以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楚士盡變晉國無益故仍從靈氛吉占決去也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飛龍喻懷王也九歌曰飛龍兮翩翩瑤象謂玉路象路雜之者合從諸侯以拒秦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言王及令尹心與己異也九章曰駭遽以離心又曰人之心不與吾心同莫親於父子而離心不同故當自疏也此之謂離騷遭吾道夫崑崙兮君臣之義無可自疏繫心懷王仍獨轉於昆侖也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雲霓蔽遮王者玉鸞王車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漢津仍欲從漢中入秦也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旂諸侯來助楚者所建也承之者楚臣屈原也怨吾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流沙弱水所入今西藏地也西皇其地君長三代不奉正朔故皇之不周在昆侖西北今草地也左轉仍東向秦蜀也西海雍梁徼外地也赤水丹水商於之北謂之丹陽屈匄敗師處也武關道不可出故容與不進也秦之弱楚在據巴蜀取夔巫以壓夸陵今夔欲從黔滇通緬藏包雍涼窺蜀通巴以復夔巫此原平生壯謀有志而未得試者故其詞今壯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其志雖大神雖高終不可遂徒抑之弭之而愈馳耳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之媮樂九歌启所得言父子相繼也韶舜所作異姓相代也言頃襄為子不如異姓臣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陟升登也赫戲

猶赫乎古者戲虖字通用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宗臣公國仍當以楚爲本不顧舊鄉亦終於無成也亂曰文意不明故自敘之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國無人時俗從流也莫我知蔽美稱惡也又何懷乎故都雖睨舊鄉既不可懷也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遠逝駕龍徒高馳也欲還秭歸依舊都終隱以老也

離騷經弟一

王闓運注

九歌

王逸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襍錯而廣異義焉

此九歌十一篇禮魂者每篇之亂也國殤舊祀所無兵興以來新增之故不在數皆頃襄元年至四年初放未召時作與離騷同時

東皇太一　東皇蒼帝靈威仰周郊之所祀也太一中宮貴神即帝坐也楚蓋僭郊故民有其祠

吉日兮辰良　辰時也自雞鳴至夜半　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

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瑱當爲鎮壓席下也湘夫人曰白玉兮爲鎮瑱充耳非其類盍將把兮瓊芳盍詞也離騷曰盍吾游此春宮蕙肴蒸兮蘭藉肴蒸即殽脀折俎也以蕙爲和編蘭藉鼎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疏猶闊也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此篇娛神之詞無託喻也

雲中君雲中楚澤所謂雲杜雲夢者君澤神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若英加花英也靈連蜷兮既畱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冀州京師之稱穀梁傳曰鄭在乎冀州橫四海兮焉窮思夫

君兮太息極勞心兮㦬㦬（夫君喻楚王也有廣大之地而不能自强故勞也）

湘君（湘君洞庭之神）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君喻懷王美自謂也）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洞庭所吞吐三水為大言已能安定楚也）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頃襄初立召原謀反懷王故駕飛龍也當求賢草野故邅道也拍綢橈旌謂以旌來招也拍蓋帛也綢綢杠也橈亦旒也司馬相如賦日靡魚須之橈旃注以拍為搏壁橈為小楫蓀不可為楫道上又無壁也）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涔陽沚涔之陽洞庭之北也靈船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極至也女喻賢士也）橫流涕兮潺湲隱思

君兮陫側陫隱也桂櫂兮蘭枻枻曳船索也斲冰兮積雪冰雪喻小人方斲冰而又積雪讒諛盛也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薜荔芙蓉喻近臣也思美人曰令薜荔而爲理因芙蓉而爲媒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言已於君心異恩淺欲因近臣以自達乃又不知所以求故勞而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石瀨喻國事阻難也飛龍翩翩懷王去而不反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期約反王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又曰與余言而不信朝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北渚今沙市地也聞召而喜故騁鶩近郢而事變故弭節鳥次兮屋上失所止也水周兮堂下居不安也捐余玦兮江中大夫見放得玦則去不欲去故捐玦也雖知心不同猶望有濟遺余佩兮澧浦遺詒也澧浦由江入沅之道詒之佩者自放所召之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杜上衡下女嗣王也凡草可采者爲若采杜若者欲且連衡也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嗣君初立內外改觀彊弱在此時不可輕舉也

湘夫人湘夫人蓋洞庭西湖神所謂青艸湖也北受枝江東通岳鄂故以配湘湘以出九疑爲舜靈號湘君以二妃嘗至君山爲湘夫人焉

帝子降兮北渚北渚渚宮在洞庭之北堵江而居今沙市是也目眇眇兮愁予頃襄初立郢受蜀下流故遠望而愁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洞庭波國不甯也木葉下危將隕也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蘋苹之大者一曰馬帚薠類也葉背白水瀕所在有之結爲席以禮神故登之也禮所謂芊翦編以爲器則謂之笄矣夕張者所謂指曬黃以爲期言密謀反壞王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此蘋字當作苹萃蘋者水鳥也罾卽网也取鳥者當於木然取水鳥於木則誤也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芷蘭喻賢材也沅澧言幽
僻也上之求賢乖方故隱僻之賢雖思君而不敢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
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麋之言迷也食亦爲也言執政在廷迷惑
也蛟龍類鄰國君象也水裔水邊言遠不相及喻合從不成也西澨三澨最西入秦之道言君召己則當先謀
入秦迎王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騰駕偕逝六國合謀也離騷經曰騰
衆車使徑待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水中築室其事難成而已以荷蓋葺之喻
不辟難終冀可成也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
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
鎮疏石蘭兮爲防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言葺荷屋則用此衆
芳喻任己則當薦衆賢也蘭橑玉篇引作欄橑欄棟古今字橑椽也楣櫋皆屋宇也横者曰楣直者曰櫋擗當

爲擘兮也鎮柱礎防渠㚇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廡廡覆也門在外以喩國四境也古賢人充庭則國勢外强九疑繽兮並迎九疑舜巡之地並迎者迎其來也喩懷王客秦當合衆材迎其還楚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捐袂投袂起赴難也遺余褋兮澧浦褋褻衣也貽褋者喩密謀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搴擘也汀洲平洲遠者謂懷王時不可兮驟得驟遽也王不能遽返當待可而後發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大司命王七祀之神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飄疾風涷暴雨喩疾急也君回翔兮已下踰空桑兮從女女斥君也空桑伊尹所居喩輔嗣君之意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總總悤悤亂皃

九州方亂民命在王一人也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
兮齋遫道帝之兮九阬清氣喻初政當清明也齋遫敬疾也帝謂懷王也阬虛也九阬
九州空虛之地欲道王從問道以歸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
陽衆莫知兮余所爲衣佩見於外者也披離不檢束之意哀郢曰妒被離而鄣之壹猶專
也陰隱陽見專任其意言已謀策不求諒於衆故有私黨之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兮離居疏麻可書言將通問懷王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老謂
懷王已傳國也將愈疏於臣民故當近之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
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桂木赤心以自喻也乘龍者嗣王也轔轔難進馳則沖天言但
欲自尊立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
合兮可爲祝懷王無从已則誓从也

少司命 羣姓七祀之神或者楚都邑同諸侯五祀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 蘪蕪蘄茝白芷也與蘭皆沐香 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綠葉蘭也素枝蘪蕪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蓀草之拙心重發者以自喻也舊以荃蓀爲一字荃以擬君詞不可若此非也美子嗣君也父子恩親已不宜與其恩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美人喻君也滿堂者言宗室子皆可立然已受懷王恩厚獨異於衆故以反王爲已任終不能自已專言秋蘭者明芳菲襲予者卽已同列已自比蘭蓀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喻懷王見欺而公已不及與謀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與君生離誠可悲也而衆立新主又方甚樂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荷蕙喻已

放在野也來逝倏忽言召已未久仍見疑也帝郊郢都雲際言客秦也至國而不見君則悲難自已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九河齊地咸池東地亦喻齊也衝風起破散其計也晞髮自新以結交於齊結齊以攻秦也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必反懷王乃可定國荃懷王也獨宜駮項襄不宜

東君蓋句芒之神舊以為禮日文中言靈蔽日則非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檻檻也今作擎或作攬擎扶桑者喻欲輔嗣君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恐嗣君不堪其位也羌聲

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言將爲聲色所娛惑忘懷王未歸也）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簫鐘未詳蓋以音合簫韶爲美）瑤簴鳴龥兮歛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翠曾猶青冥也曾重也）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言既射天狼而反淪降之魂乃後可宴樂也）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撰具也）

河伯（楚北境至南河故莊子書亦言河伯）

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原於懷王十八年使齊故嘗游九河）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螭無角龍）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崑崙西極山言懷王惑忘秦僞說而絕齊也）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

浦兮寤懷言既客秦復思齊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言齊有甲兵府庫宜西向爭衡天下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流澌解凍喻難可解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子謂嗣君也美人懷王南浦江南國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喜齊兵之見助也

山鬼鬼謂遠祖山者君象祀楚先君無廟者也易曰載鬼一車禮有禱則索鬼祭之記曰公壇爲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含睇下視宜笑嗞色以迎神也子謂嗣君也窈窕幽閒言已見放也慕而善之復見用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言已引進賢材以謀國政余處幽篁兮終

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余先祖自余也夔巫㠓山多竹阻絕虧蔽楚之舊都久成荒廢故先祖自訴其險難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忘歸楚日益東也歲晏國將亡也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公子頃襄也頃襄所忘者懷王也君斥山鬼也懷王未歸不暇還故都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山中人謂賢人也賢者皆隱居故都不出故或信或疑其謀國之不忠靁填填兮雨冥冥蝯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言故國荒僻禍難又急頃襄不可輔也

國殤 新戰沒士將非舊典所有蓋原私祭之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 言天時雖當亡隕威神自勇也 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禮魂 蓋迎神之詞十詞之所同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芭今花字 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

秋菊長無絶兮終古

九歌釋弟二

王闓運注　陳兆奎補

天問

王逸敘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耳

叔師後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嘗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揚雄劉向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旣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旨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

學者亦無疑焉其敘自謂可曉今仍不能悉
詳又不見所出或有顯誤故不復強釋也
補曰天問歷敘天地靈異帝王興敗之故皆據時事
而言故篇中皆設難詞以起之大略分為三節首陳
天文以明六國強弱之勢次陳山川物產以喻望懷
王歸國之意末陳古事以諷頃襄仍當合從復讎求
賢共治及已忠憤之節原先以作離騷而見忌故是
篇文彌晦而意彌周不失變風之義冀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也是篇之成當在懷王入秦以後再放之前
今據史釋注粲然成章王叔師謂書壁而問非其實
矣

曰本錄斷句未題先後因題曰以總之補曰將設問詞故先題曰起之遂古之初誰傳
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補曰遂古成事本不必說明已所說者皆有所据冥
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唯像何以識之言訪古事當於馮翼養老之禮
老成補曰詩曰有馮有翼馮馮几翼杖也養老之禮
像法也原歷官懷王自託老成能識遺事而須襄不能

問之凡言何以者皆據以發明時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陰陽地天合之者人也三者以人爲化本　補曰自古人君卽有明闇二者以明三合爲本也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則浛也天圜無質而浛人宮室有九重言君當任臣　補曰喻周綱已絕無皇極也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補曰八柱八部之說淮南子亦言之喻八國也言燕趙韓魏中山齊秦楚皆執不相下東南專指楚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補曰放讀若放于琅邪之放屬附也言己將何所至何所附乎不可同于游說之士也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隅隈喻列國割據　補曰數道術也列國多說士而無知大道者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沓重也十二分野地言因各封域　補曰日月喻東西周時秦惠初稱王王赧治西周楚送太子咎治東周二周微弱日爲秦所侵楚救之不時反以致怨所以將安屬乎列星謂山東諸侯亦無救者出

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王卽位至終無幾何時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死喻懷王見拘留也菟喻讒臣也顧腹父母之恩也月無利於菟王無利於讒何爲顧之腹之　補曰菟兔古今字夜光月也月生於西喻秦兔讒臣之喻靳尚也在腹者尚爲秦內應也懷王與齊爲從親秦秦患之使張儀入楚儀善靳尚因而說王絕齊齊秦交合是秦之利　篇中兩言厥利維何皆言交涉事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按下文女岐縫裳注又以爲澆嫂　補曰女岐澆嫂失節之婦伯強厲鬼所至傷人喻張儀遊說之臣無從一之義所至之國終爲秦幷懷王不應信用儀言以傷齊楚惠和之氣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補曰言閉絕六國則晦連合東南則明也角宿韓分埜韓足制秦出師之路曜靈指齊角宿旦則無光曜靈藏則入于酉今韓尚能自立齊雄視東方是未旦安藏也楚欲伐秦終當聯絡二國可恃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

之命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治鴻洚水師眾尚舉也以鯀自喻也　補曰言懷王不用其言先何必舉爲左徒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鴟龜曳銜蓋水怪敗鯀功者也聽治也言不當遽治鯀罪順欲者禹也禹修鯀之功順鯀欲而成其治也　補曰鯀原自喻也離騷經曰鯀婞直以亡身原先造憲令上官大夫欲奪之不與因讒見絀言先若聽而與之當有所成功何至三年不見弛釋耶懷王十六年張儀入楚至十八年方三年耳楚解從襲師原是時方見疏遠新從齊來感王不用己而誤信儀言遂絕齊交因述往日見絀之由以傷今焉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補曰伯禹繼鯀者言所舉賢才也離騷曰孰能無變化因原太公而變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洪泉海也喻齊九州之墳雍州也斥秦河亦秦海亦齊也應龍

以自 喻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補曰鮌雖無成有禹繼業言已既退竟無人能成其志者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當作庸回書曰共工譖靖庸回馮怒言水執怒

補曰楚地縣互東南而傾靡不能自振其有天意與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 錯置也言

天無止極九州浮水至於何處川谷何以常洿不隆 補曰川谷喻六國兵不堪用一戰即敗 東流不

溢孰知其故 補曰東流指齊齊大國兵強亦爲秦敗不知其故安在 東西南北其

修孰多 補曰言合從不敵秦也 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補曰地形如橢圓順之者

以南事北也南北由楚入秦也幾何入秦道遠也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或以尻爲尻

補曰崑崙縣圃大帝之居言王在秦何所棲止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補曰言去楚則

不能高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言懷王西客不

知所居無門從入以通其氣也 補曰謀出秦之路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

之未揚若華何光未揚言不用也若華西日無光襄王不用

北歸補曰燭龍若華諷襄王從西

蜀也何所冬煖何所夏寒頊襄新立諫臣甚衆能令冬煖襄幽已放在夏猶寒補

日楚地冬煖秦則夏寒何所猶言何地也原怨王不用其言而困于秦節序遷移當有襄土之感亦愛君而憂

之焉有石林石林石生若林夔巫諸山是也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舊作蚪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以上言襄王見拘補曰凡言何在何所焉有皆所有之物此皆西南方所產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蓱馬帚靡蓋掃拂之貌也枲麻之華黃白瑣細飛於九達之道又以馬帚掃之則愈無所見喩己之失所也蛇喩秦象喩襄王黑水滇池西南藏江入南海者也玄當爲交形近而誤三危今西藏其地連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當荊梁雍之邊黑水交趾楚屬地三危秦蜀地楚自夔巫通巴蜀出三危以襲秦

西邉黑水交趾聲執相接此制秦一奇楚力能通之計不出此屈子所以悲憤也身从則已不从能無怨乎補曰言秦欲吞幷楚故留襄王頃襄卽當出兵黑水三危以迎王歸國然後可免於从

鯀魚何所鬿埳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鯀魚鯪鯉能穿土石而行鬿堆魋魋蓋堆埳之名或云奇獸莊子言十日幷出莊屈同時不知羿射日出何書周官有救日之弓山海經言扶桑十日所浴是歟補曰鯀魚人面人手鬿堆食人見山海經羿射九日皆喩秦有幷滅之志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補曰禹喩襄王嵞山女喩王寵姬鄭袖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嗜欲不同味而快朝飽嗜欲鼂飽蓋謂勝臣負鼎之事補曰王信鄭袖言縱其所欲不顧後患此追敘之也

啟代益作后補曰啟喩頃襄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益言益囚啟啟卒自免出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射鞫謂飲射蹋鞫六博諸爲戲也蓋拘啟者歸而飲

博啟因得免也躢鞠蓋所作戲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言益爲禹臣眡作革戲何禹乃勤苦播種　補曰禹以播種之功而受舜禪益則受禹禪而亾身啟卒得立是作革也作革猶言始變也言項襄本非賢君又不可有禪代之事故不得已立之如啟承禹祀也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棘戟也商蓋帝之誤啟列戟儐於上帝或者悲秋題九辯辯商音也得九平九歌之樂於帝九平謂禹平九州也呂覽說夏孔甲於東陽萯山入民室主人方乳子或曰后必有殃乃取其子以歸長成人斧傷其足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爲商音　補曰九辯九歌夏康以娛五子失地啟終不能勤子也言項襄弟子不能自立　帝降夷羿革孼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謂太康五子失邦在洛汭羿遂有其室居其宮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馮猶滿也弓玉綠曰珧天子弓飾也決拒指開弦者

烝冬祭名射封狶以祭非禮也射革射貫革也揆謀也浞夫婦昏眩何以交謀吞羿 補曰羿善射而爲浞所殺言爲君不可專恃威力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阻窮西征謂竄三苗于三危窮之巖阻補曰秦有函殽之巖險頃襄暫不必窮武西征方當以用賢爲先務

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 謂殛鯀羽山巫活之乃化熊也 補曰襄王時原方見黜如鯀栖羽淵頃襄立用事者復舉原如巫之活黃熊耳

咸播秬黍 補曰咸巫咸也巫活之咸食之咸咸與上巫字對文

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 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草求賢士則當屏絕幸臣並立于朝則徒以害賢而已鯀原自喻也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補曰白蜺雌虹顯繞茀蔽也言秦以昏姻先害襄王辱襄七季又以和親相羈縻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補曰良藥苦口之言是時襄王已私無所顧忌勸王絕昏王不能善其言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補曰從橫之說不兩立天本以法示之東南爲陽陽離從解也頃襄立未能連交山東諸國反與秦爲好故云然

大

烏何鳴夫焉喪厥體補曰大鳥喻秦史記楚人繳鴈者說頃襄謂秦如大鳥其所以鳴因楚不察國體怠雖絲緡昏以致散亾夫指頃襄也萍號起雨何以興之補曰頃襄先爲太子時質于齊昭雎赴齊求之反立爲王萍號雨師謂昭雎與中興初意立頃襄本期中興也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補曰協脅脅骨駢生鹿五鹿左氏傳載晉文公觀脅于曹授塊于五鹿以喻頃襄初立當如晉重耳之霸諸侯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補曰戴蓬萊山事見列子山在齊境言頃襄之歸賴齊力以安即位後宜申舊好若絕齊是猶釋舟而陸行也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按女歧九子母也下又曰擊牀先出是則澆館女歧少康擊之其牀澆已先出矣又因逐犬入澆嫂之戶乃得殺澆也補曰少康殺澆遂以中興言頃襄亦宜誅斥子蘭等諸讒媚之臣清內奸然後可禦外侮也湯謀易旅何以厚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論語澆盪舟蓋以斟尋氏俱以舟師拒少康也湯卽盪也易治也厚治其師旅　補曰言治國不可專恃江漢舟楫之利當有道在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有國者不可惑女待而治亾國之罪不在女舜閔在家

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喩頊襄怨父則無親也補曰言鄭袖不足殛二姚以配少康當告以堯舜禪代故事乃不怨親也離騷曰堯舜耿介又曰有虞二姚厥萌在初

何所億焉璜臺十成何所極焉叔師說紂作璜臺十成箕子預見萌兆之端於其作象箸而歎非虛意之也今謂置女璜臺以求配天初何以萌此意　補曰言楚亾有徵非爲虛億登

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謂初立帝者以何道而共尊立之女媧摶人制衆體則其體當由誰匠所制補曰女媧摶人以有道方可爲君不然與愚下何異舜服

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服治也肆分牲體之名也

分犬體事未詳以爲恣犬心則不詞矣　補曰服順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吳獲益吳泰伯之名也迄止也

也言子蘭便佞頃襄不應與弟以國事終將誤國

古公不承其統猜也叔師說兩男泰伯仲雍　補曰頃襄若不誅子蘭則當出之吳越不可與以令尹或者可如泰伯仲雍太公周而開吳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謂饗湯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補曰言已能謀秦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悅引伊尹之事以明人無親疏也　補曰見求賢則足以平天下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喜宜作嘉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顧處士說　補曰玄鳥得子之祥是時頃襄子熊元當已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犬羊下言恆秉季德得朴牛又言有扈牧豎與此相通該恆蓋人名未詳其事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干盾也舞有干舞平脅駢脅事未詳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此言少康襲澆于女歧之館澆先已出唯擊其牀天何以順其命也逢牧豎于逐犬時又何以得澆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朴牛爆牛也朴特牛父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甯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謂此類姜嫄之事循迹即履帝拇也詩曰上帝不甯繁鳥負子所謂鳥覆翼之餘雖不可知似畧近矣補曰萃棘當即詩所謂墓門有棘鳥當即有鴞萃止因有梅襲上有棘而誤鴞惡聲鳥所鳴其國有亂梅媒也喻女誘人彼刺陳有亂而不知以喻秦以昏姻連楚而頭裏不知亂至無日方且自負其姻好之情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眩惑謂象也　補曰眩弟象也喻子蘭變化作詐謂子蘭懼人之咎己勸襄王入秦復附合新君因得為令尹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吉益湯妃之氏　補曰水濱木空桑也言任賢無方

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叔師曰重泉桀囚拘湯之地　補曰襄王从秦是有隙可挑也頃襄伐秦爲父報讎義正言順當如湯之伐桀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

補曰言諸侯不相下終恐不能踐約其後十八年頃襄遣使復合從果中輟不行如所言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躳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擊紂躳謂斬紂首也　發武王名　揆當爲揆揆蹹也周公蹹武王足因發咨嗟之命　補曰原又自比周旦也不嘉丕嘉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反成往伐歸狩俈武成也武王反國作武成而殷乃亡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補曰伐器伐殷所得器遣之者以分諸侯也陳殷周興亡之道明楚國不可苟安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補曰此又復述襄王入秦之故昭王南征不復喻王客从

也越裳貢雉如秦獻商於地貪小利而身从故重述之以戒嗣王明秦讎也穆王巧挴夫何為周流彊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挴鍢也言犬馬是好衒行賣也曳謂夫妻相牽引妖夫周宣時賣檿弧箕服者言天使妖夫得褒姒則不必誅周幽補曰妖夫喻張儀褒姒喻鄭袖言襄王先內惑于鄭袖外欺於張儀所以兵挫地削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喻秦不足畏也補曰桓公九會从手豎刁開方謂襄王曾爲從長而終敗其咎在任用靳尚等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罪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補曰比干原自謂也阿順何順字誤指靳尚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補曰言臣之事君可从可不从各有異方而其德一稷維元子帝何竺之竺毒也[illegible]很也元子謂元妃之子帝嚳不

子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此疑俗傳稷長大伐嚳驚嚳至切激也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號召也當衰世召諸侯以事紂徹達也言文王政令但能達于岐社何以能命殷國　補曰文爲殷牧尚能起衰以有殷國況楚與秦同爲列國而可不修德耶遷藏就岐何能依補曰欲頃襄遷都避秦如太王之避狄也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君亦天也既親就上帝受命矣則殷帝不可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志識揚聲謂以屠名也　補曰當求隱士與議戰守如文王之舉呂望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補曰此勸頃襄不可忘讎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墬夫誰畏懼雉引也引頸絞經而死墬當爲墜感讀爲撼搣

天抑地男憤無畏之詞補曰臣子于君父言不聽則感抑號訴義不可太不可畏讒而不言皇天集
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
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受至荅君名今所未詳也補曰摯原自喩言已不能卒官
勳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夢闔閭祖父壽夢此則不
詞又無少散之事也流求也蓋追怨頃襄補曰厥嚴厥父不迎襄王彭鏗斟雉帝何饗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補曰帝堯帝彭鏗彭祖與楚同出高陽原自居宗室庶王從其言以
祈天永命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謂此有故事不可强說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補曰舊說噬犬爲秦公子鍼事則亦喩子蘭貪得無猒薄莫
雷電歸何憂補曰薄莫言已已老雷電觸君怒也已退繼固不足憂厥嚴不奉帝

何求此蓋上所謂能流厥嚴之事也補曰厥嚴襄王也原涙以不得奉襄王歸爲恨帝何求謂頃襄不
求己伏匿穴處爰何云伏穴謂楚先王處山林也補曰不用則當退隱荊勳作
師夫何長作師芊熊爲文王師也長諸侯先中原荊後王之勳也補曰先言楚先王歷祀延長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補曰王能以楚社稷爲念則宜改過吳光爭國久余
是勝吳光闔閭名也與僚爭國故楚後乘亂得滅之以飄頃襄也久余余久也補曰楚之勝吳以其內
亂言王鑒覆撒當何環穿自閭社北陵爰出子文言用賢不在貴族子文出
于北陵也穿社事未詳補曰子文亦楚宗臣故原以自喻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未成
君之號亦頃襄也補曰言頃襄正位已久不可長爲堵敖原自謂舊臣故于嗣王言告何試上自
予忠名彌章試上弒君也不反襄王同于弒君自立而反以讎秦爲忠故問天也補曰自子自
許也不敢妄言試上自許忠直實因于王爲宗室有與國休戚之誼故不能嘿嘿耳

天問釋三